



十三年反迫害 是为了所有可贵的中国人 文/飞鸣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了对广大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充斥着谎言和暴力的迫害已经历时十三年，大陆和海外法轮功修炼者反迫害也走过了十三年的岁月。

这十三年的岁月见证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善良。尽管遭受凶残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一直秉承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讲真相、反迫害。在十三年里，从没有发生一起法轮功修炼者暴力报复迫害他们的中共人员的事件。

这十三年的岁月见证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坚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以谎言煽动仇恨，以国家机器实施暴力，受迫害者往往挺不过三天就被打倒。可是法轮功历经十三年迫害，仍然巍然屹立，并且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法轮功修炼者的择善固执让人们看到信仰的力量，让人们看到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法轮功修炼者反迫害，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染指政权，如果是为了权与利，他们根本不可能走过十三年的艰难岁月。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在践行真、善、忍的信仰，是为了所有的人，尤其是可贵的中国人。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在维护着他们的信仰和言论的权利，这些权利也同样是所有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也同样会剥夺其他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在延伸到其他中国人身上。在中共作恶时，如果大家都选择沉默和纵容，这个社会怎么会有正义可言？在中国大陆，经常发生歹徒行凶、众人旁观的事情，结果社会正气无存，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法轮功学员抵制中共作恶，就是在维护人间正义，维护社会正气。他们是在为所有的人付出。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人人都在感慨道德的沦丧，人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而中共则是造成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源。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造成人心失控。中共官员贪污腐败，带头引领和推动着社会道德的急速下滑。在如今的中国，需要有肯于付出、肯于吃亏，在利益和压力面前坚守自己良知的人。过去十三年的岁月证明，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一群人。

法轮功学员通过自己的修炼，通过自己获得身心健康的亲身体验，深知重德行善的重要，深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

在利益面前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损害他人。他们中当官的廉洁奉公，经商的以诚信为本，行医的不收红包，做教师的兢兢业业，当工程师的认真负责。他们即使在中共凶残的迫害下，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的道德。这些人在截窒着中共所导致的社会道德的下滑，在引领着道德的回升。这群人的存在，社会中每个人都会受益。

法轮功学员通过自己的修炼，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知道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按照真、善、忍提高自己的心性，返本归真，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他们也知道了这世上每个人、尤其是每个中国人，都是可贵的生命。他们也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明白法轮功教人向善的真相。他们无意改变谁的信仰，明白了真相的人们自会得到真、善、忍的福益，走向美好的未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3000 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图片报道

法轮功反迫害十三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集会游行，谴责中共暴行，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制止这场长达十三年的残酷迫害，法办迫害元凶——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呼吁更多的善良人士在这历史巨变的时刻了解法轮功真相，制止中共的残酷迫害，为未来做出道义的选择。



华盛顿



多伦多



新加坡



西班牙



纽约

【明慧网】我有一个战友新宇（化名），在部队时当指导员，转业后到派出所当巡警中队长。

在中共邪党集团迫害法轮功后，警察首当其冲的成了中共的打手，昧着良心，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抓捕、迫害大法弟子。二零零一年的一天，一位战友告诉我，新宇在派出所明确表示：不抓炼法轮功的，有本事抓就抓黑社会的，抓违法乱纪的坏人。他说身边那么多老人炼法轮功祛病健身，不能去抓他们。他认为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迫害好人是丧天良的。

一天，我去见新宇，他穿着警服正和朋友们打扑克牌，一屋子人。他和我唠嗑，我俩自然唠到法轮功。我讲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他很认真的听。有一点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你们认为法轮功好，在家炼呗，上北京上访，发资料那不是搞政治了吗？”

我说，法轮功传出时，是中国气功研究会直属功派之一，后来归中国体育总局管理。法轮功的书籍、音像资料都是国家正式出版社

拒绝迫害法轮功的警察



出版发行的，是合法的。信仰自由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

法轮功教导人按“真善忍”修炼心性，做好人，祛病健身，对净化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对社会风气的好转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当时体育总局对很多城市炼法轮功的群众进行调查走访，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至于说“搞政治”的说法，那是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打击人、迫害人的一贯做法。江泽民、罗干出于恐慌，害怕好人越来越多和妒嫉的小人心理错误的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维护公民的最基本的信仰自由的权利，中共反而污蔑法轮功学员是

“搞政治”，把政治当成了打人、迫害好人的一根棍子，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学员。

讲到这时，新宇和在场的的所有的人都明白了。新宇说：“报社有几个朋友，我们经常在一块玩，他们也讲，报社有几个记者是上面指定的专门写（污蔑）法轮功文章的，口径和上面的要求是一致的。”

我告诉新宇和在场的的朋友，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维护法轮大法的人，善待大法弟子的人会有福报的，参与迫害的人无论是谁，无论官职大小都逃脱不了天理的惩罚。这种人遭恶报的非常多，明慧网报道的很多。

分别时新宇握着我的手说：“功名利禄全放下，日夜传颂神的消息。”我说：“谢谢！为你的明真相和选择而高兴。”

历史走到今天，薄熙来、王立军被江泽民重用迫害法轮功血债累累，又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身败名裂，这只是报应的开始。只有守住心中善良的道德底线，才能不被邪党所利用，才能平安。◇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大云

患有恶性脑瘤的我延续了生命

【明慧网·黑龙江来稿】我是黑龙江省肇州县人，现年四十四岁，在北京个体干调店打工，店老板劝我也信基督教，当时我为打工，没加思索的就答应了。就在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头痛难忍，十二点钟就去北京天坛医院做检查，是脑瘤（胶质性）的，第三天就转院到哈市肿瘤医院开始手术。

手术回家后又养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医生说放疗，就放了四十五天疗，没见好。医生又建议我化疗。当时我手中的钱已花光了。医生说：“不化疗只能活三到六个月。”回家一段时间后，病还是发作，又到沈阳中西医肿瘤研究所去治疗，连吃药，带敷药又花了六千多元。回来后还是照样发作。

有一天我到我二伯父伯母家去闲聊时，我说我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当人真不容易，不如出家当和尚算了（我伯父伯母都是炼法轮功的），他们说：“出什么家，你看这个世上，哪有一块净土，就炼法轮功吧！就在家炼，不用出家。”听到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可现在我也不能炼功啊！他们先让我天天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个字。念了一段时间，身体果然好转，走路不用人扶了，手脚也好使了，我就开始要炼功了。

当学法炼功到第五天时，我头顶刀口的伤疤就掉下

来了（每天晚上睡觉时就似睡非睡的觉得有人抚摸我的受伤处），我非常惊喜，我想这一定是师父为我净化身体。身体好了，我骑我们家的三轮车到姜大夫家运黄瓜苗，屯中的人都用神奇的眼光看着我说：这法轮大法可太神奇了。

2008年奥运会期间，各村、各公社、派出所等人员到各个炼功点家查访，当时我们正在学法，大队书记问你们干啥呢？我说我们学法呢。当时大队书记赵某说：这就是我们大队张书记的儿子张某某，得了脑瘤了，哪都走到了也没治好，大夫说只能活三到六个月，现在炼大法炼好了，已经好了好几年了，我可真服了。另一个公社干部说：象这种治不好的病只能学大法了，你们好好炼吧，说完就都走了。

还有一次县里照顾残疾人，分给一把轮椅，我没要，我说我不是残疾人，我是修炼人。有人劝我说：你真傻，白给的你怎么不要呢？自己不用还能卖几个钱花呢。我说我们修炼人不要不义之财。

几年来，是恩师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辽宁女子监狱灭绝人性的暴行

“……，夹控犯人王春娇用这布绳子从我的肩头一圈一圈捆绑到脚脖，把双脚固定到货架的下边，把脖子固定到货架上边。

然后拿出缝衣服的针，往我手指脚趾甲里插针，都说十指连心，我尝到了扎心的痛！把针扎进去摇晃，等血浆凝固再找原针眼重复扎，恶人一遍一遍的扎，鲜血一滴一滴的滴在劳改服的裤子上，一滴一滴的滴在地板砖上……”

【明慧网】我叫张书侠，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受益颇多，耳不聋，眼不花，白发变黑发，炼功十六年没生过病，七十岁了，走起路来身体轻盈。谁看见我都夸我身体好，人也精神。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我被中共不法警察绑架到派出所，之后中共法院非法对我判刑五年，把我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从此伴随我的是非人的折磨。

强行洗脑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监狱已被中共沦为专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恶警纵容、怂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所谓的“人性化管理、依法治监、以法治警”的幌子下，卑鄙、无耻的指使犯人干了他们想干而又不敢明目张胆亲自去干的事。他们先给犯人施压，不按照狱警的意图做就不给记分减刑。

迫害的第一步，洗脑。放天安门自焚伪案录像、诽谤法轮功资料。背监规。早上六点半出工，把我关在警察更衣室或空闲的值班室。晚上九点收工，关在犯人存衣物的库房、晒衣房或活动室，夜间十二点上床睡觉。

所谓的转化学习持续了七十七天，不见效果，恶警把我调到了最邪恶的二小队。调来两个全队最邪恶的犯人，一个叫王春娇，长春人，是诈骗偷盗犯，一个叫苗淑霞，抚顺人，是诈骗犯，她们心狠手辣。

手指脚趾甲扎插针

一天夜晚大约十点来钟，夹控犯人王春娇和苗淑霞露出杀手凶相，向我恐吓说：“今晚你是死是活，我俩说了算，打死你，象踩死个蚂蚁，你家人连尸首都看不见，只能抱着你的骨灰盒，你要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没人给你出证，你没处讲理，放明白点，别让皮肉受苦，我们对付你

们的招数有的是，不服从今天开始就没有你的好日子过，给你十分钟考虑时间。十分钟之后，我们听你的答复。”

十分钟之后，她俩回来了，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坚定的回答：“没什么考虑的，修大法就是心坚志不移。”这时，王春娇喊田素梅的号子（看监舍楼道的叫号子）准备好了没有？田号子拿来象水果大柚子一样大小的两团布绳子把我从晒衣房带到库房，夹控犯人王春娇用这布绳子从我的肩头一圈一圈捆绑到脚脖，把双脚固定到货架的下边，把脖子固定到货架上边。

然后拿出缝衣服的针，往我手指脚趾甲里插针，都说十指连心，我尝到了扎心的痛！把针扎进去摇晃，等血浆凝固再找原针眼重复扎，恶人一遍一遍的扎，鲜血一滴一滴的滴在劳改服的裤子上，一滴一滴的滴在地板砖上，屋里就我们三个人，没有一点声音，好象屋子里没有人一样空荡荡的，田号子推开房门说，“到点了，都十二点过五分了。”这时我就不省人事了，晕了过去，有人大声说，送医院吧，没有担架啊，看我不行了，才把绳子解开了。后来我又明白过来了。这次扎了足有两个小时。再后来，只要不听她俩的就是随时扎。

在身上乱扎，当时新年刚过，人们还都穿过冬的衣服，恶犯人为了扎针方便，没收我的棉衣，只让穿毛衣套单囚服，恶人苗淑霞说扎脑袋吧，



看不出来针眼，她俩就在长头发的地方乱扎起来，我就觉得凉飕飕的血在往下淌，用手一摸头发湿了，血止不住的流到脖子上，衣服上，她俩用手纸按滴血的血管，按了一阵，不流血了。我用手一摸，有个硬包。（据说大连庄河法轮功学员刘丽华死于这个王春娇的手上，她用锥子扎刘丽华的手指甲扎死的。）她俩连续扎了我一个月左右，又用防寒用的脖套，勒我的大脖子，拖着满地走，不一会就不省人事了，象被勒死了似的。过了多久我不知道，当睁开眼睛，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认识人，过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

灌辣椒水

这两个恶人一早上就用我的洗脸盆打来半盆开水泡红色的小朝天椒，又加了些盐，到晚上十点多钟犯人睡着了的时候，就在这个库房用泡好的辣椒水往我嘴里灌。我小时候听老人讲，日本人进东北，用辣椒水灌东北人，灌的七窍流血而死。我紧紧的闭上嘴，她俩就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恶人一只脚踩着左脸，右脸贴在地上，我的嘴巴踩开了个缝，另一个恶人趁机往嘴里灌，我在地上连滚带喘不停的挣扎着，一下就把盆打翻了，她俩气急败坏地说：洒了再泡，再灌。

恶人王春娇出了损招，用辣椒水洗臀部，再把洗臀部水让喝二十汤匙，把打撒在地上的辣椒皮塞进阴道，再后来打来盆凉水，从脖领灌凉水，直到棉袄棉裤灌湿，再用手拍打拍打棉衣，灌到往下滴水了为止。光着脚丫穿拖鞋罚站在一块长宽三十公分的地板砖（转第4版）

(接第3版)上,不许动,再把北窗南门打开让北风吹着我,两个恶人折腾累了,进屋睡觉去了。把我交给一个姓李的号子看着我,李号子进来了,打我六个大脖溜子,一直站到犯人五点半起床才离开库房。接着两个恶人每天都是在犯人收工前或收工后把棉衣灌湿,在库房通宵罚站,门窗对流,再让我冻着。连续五昼夜之后停半宿,接着又持续两天,昼夜穿着湿衣服,又不让睡觉,当到第五天的夜晚十点前,我趁犯人还没睡觉,就冲出库房的门跑了出来,大呼“救命”,有的犯人吓的扔下盆往监舍躲我,我被两个恶人拖了回来。关上房门一顿暴打,这次肋骨被打折了,不敢大出气,嗓子眼有粘痰,咳嗽,大小便肋疼,不敢迈大步。

警察上班把我带到监外医院拍片子,确诊软骨大面积损伤,我问为什么这根肋骨一按就咯噔咯噔的响,他们谁也不回答我。当到半个月后,恶人王春娇趁我没有防备,猛抓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口吐白沫头昏迷,我知道这是轻微脑震荡,这意味着有计划的新一轮迫害又要开始了。

掐、拧、拽乳房或乳头

掐,拧,拽乳房或乳头,掐大腿内侧,踢大小便处,乳头被揪拧掉了皮,冒出了黄油,粘在衬衣上,一遍又一遍,是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我挣扎着,大声喊救命,两个恶人用胶带十字形粘我的嘴,封上嘴不让喊,用宽胶带把双手背铐的姿势绑上,把窗帘拉上,掐两大腿内侧也是非常痛的部位,皮肤呈黑紫色,如同大荷花的叶子。肛门、小便处被踢的也是呈黑紫色,小便肿的和肚子一样高,撒尿和大便都困难,大小便一用力,肋骨也痛,这样极其惨烈毫无人性的折磨是持续的重复着,折磨的叫你痛上加痛中煎熬着。扇嘴巴更是家常便饭,打得脸变形了,青紫色,暗紫色,象老松树的皮,两个恶人说不敢看,说象鬼一样吓人。

由暴力酷刑转入漫长无休止的体罚

从五月十七日起昼夜罚站,连续四十一天,不让上床睡觉,罚站时不许身体靠着什么,不许走动,不许洗漱,洗衣。吃饭时只能蹲着吃,吃饭时间十分钟,房间没有表,她俩随意



演示:胶带封嘴

洗碗,不许自己打饭,两个恶人换班打饭。不能正常上厕所,三天五天不让上厕所,最长十三天不让上厕所,大小便只好憋着,每天只好不吃不喝,恶人告我绝食了。到六月二十三日,家人来探监,前一天晚上才让上床睡觉,洗漱一次。

人格侮辱,精神摧残

延续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套整人侮辱人格的伎俩,拿记号笔在脸上写字,用纸壳写××罪挂上牌子,让我光着脚站着,把我的两只鞋又挂在我脖子上。挂完鞋之后,骂脏话,骂个没完,骂累了,然后又往脸上写出了花花样的字句来,两个恶人笑个不停,笑弯了腰。恶人苗淑霞说:“老太太的脚丫子长的挺好看。”说着恶人伸出一只脚踩在我的右脚趾上,使劲的踩,后来苗淑霞两只脚上来拧着踩,大脚趾甲踩淤血了,半年后,脱落下来,变成了灰趾甲。

两个恶人在恶警的策划下,在施暴的时候,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人格侮辱,把你打倒在地,痛的起不来时,逼着骂着打着让起来。恶人王春娇往我的水杯里吐痰,往菜汤里吐唾沫,骂我本人连我的家人也挨个骂。这两个恶人就是这样不断的折磨我一百八十八天。

到了零六年的八月二十九日,换了位副监区长叫郭晓锐,新换了两个夹控犯人,一个叫张爱红,沈阳市人;另一个叫崔静,抚顺人。开始时装伪善。十月十六日,夹控犯人张爱红说:“对你好也不行,对你不好也不行,你是软硬不吃,你想咋的。”说着脚就踢过来了,张爱红吼着说:“站着”,我鞋和袜子被扒下来了,在警察更衣室站着,后来就在监舍三楼东侧的晒衣房,搬来带上下铺的两张单人床。开始让我画押签字,她俩握着我的手强行签字,我不配合,把她俩准备好了的“转化书”划破,恶人张爱红气

说几分钟就几分钟,我没吃完或刚端起饭碗还没吃一口呢,就说时间到,菜汤,米粥就被踢飞了。不许

急败坏地抓起圆珠笔就往我的大腿内侧一气扎了七个窟窿,血止不住的流下来,从夜间的十点多钟流到天快亮了,这一夜只穿裤头,而且上身用浸湿了的内衣围着乳房站着,窗户门开着,我光着脚面朝东站着,这时已是十二月的下旬。

在十二月六日到二十二日期间罚蹲三天三夜,不让大小便持续十三天。用夹胸牌的钢夹,夹两个乳头,不让洗漱。两个恶人把我带到厕所,她俩一人尿一泡尿,然后拿扫帚帚帚,蘸她俩尿的尿往我的头发、脸、内衣刷尿,刷的尿从头发上又滴到了身上,皮肤也是尿的骚臭味,然后再回房罚站,等衣服干,再重复,就这样一共四次,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吃饭。我向别的犯人要口水喝,恶人把我弄到水房,把门一关,她俩暴打我。

零七年四月末,家人来见我。这次孩子们见了我的样子都哭成泪人了,孩子们伤心极了。

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是来早与来迟。我知道行恶者将来的下场,她们是在中共唆使下无知的干着害人害己的勾当,她们才是最可悲可怜的。揭露出来是让人们看清这场迫害的邪恶,中共是真正害人的邪教。

曝光沈阳市沈北公安分局局长金维民

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晚五至七时左右,在沈阳市六一零、市国保大队操控下,沈北公安分局出动近百名警察,公开绑架、抢劫法轮功学员。所到之处行为疯狂,甚至连家人也不放过。

当晚,王化迪、兰玉磷、吴丽梅、李小静、关亚清等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多人被迫流离失所。王化迪被酷刑迫害,恶警开着空调,往他身上浇凉水,用电棍疯狂电击,直到电棍没电。

金维民作为沈北新区的公安分局局长,政法委的常务副书记,是“沈北六、七大绑架”的主要负责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金维民